

为挣钱“养”学校 少林高手甘当包工头

回乡办学 11年

释恒彪资助特困贫困儿童和学生 400多名

有时候,他泡在建筑工地上,扛水泥、运石料;有时候,他回到自己办的学校,看学生、嘘寒问暖。11年里,少林弟子释恒彪的角色和称谓在“包工头”和“学校董事长”之间不断变化。“为了给那些亲情缺失的孩子们一个‘家’,有学上,有书读,做这一切,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项城市官会镇香港昌福学校董事长释恒彪如是说。

放弃高薪职位 少林高手回乡办学

释恒彪,俗名马刚。1985年春,12岁的他进入少林寺习武,成为少林寺第三十五代弟子。2001年春,释恒彪在香港代师传授“达摩易筋经”。其间,香港昌福房地产公司董事长何燕芳女士希望高薪聘请其为私人保镖。但释恒彪由于牵挂远在家乡的患病母亲,便婉言谢绝了。得知缘由后,何燕芳女士非常欣赏释恒彪的人品,决定资助他回家投资办学。

2002年春,香港昌福学校在项城市官会镇落成,成为周口市唯一的一所港资学校。昌福学校引入了海外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每年拿出经费重奖优秀生、帮扶贫困生,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当地政府教育投入的不足和农村孩子就学难的问题,而且其极力倡导的“尚学尚武”之风,更是赢得了当地百姓的赞誉。

面对孤儿学生 他成了“慈父”

昌福学校成立的时候,官会镇高庄村、范

桥村、徐庄村等十多个行政村,每年都有近千名孩子在这里就学。其中,有不少孩子自幼失去了父母,大多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由于年老体弱,他们的爷爷、奶奶根本无力照顾孩子们。

“孩子们太缺少母爱、父爱了!”释恒彪说,他对有这样身世的孩子更加怜爱,所以他会经常提着生活用品到这些孩子家中看望慰问,还免去他们的学杂费和食宿费。

该校年龄最小的学生叫马铭成,今年才5岁。在他一岁时,一场车祸夺去了父亲的生命,后来母亲也走了,从此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当记者问他想不想妈妈时,小铭成说:“学校就是我的家,马校长(指释恒彪)像慈父一样关心我、爱护我,我长大了一定报答他。”

组建施工队 打工挣钱“养”学校

据悉,自创办昌福学校以来的11年间,释恒彪资助特困贫困儿童和学生400多名,累计资助善款100多万元。

昌福学校副校长刘国营介绍,该校成立以来一直是自筹资金。由于经费紧张,学校一直没有进行扩建,就连平时的维修和设施完善也没法进行。如今,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和稳定,释恒彪只得做起了“包工头”,带领施工队伍在外地承接工程,用工程赚的钱维持学校的各项开支。

对此,释恒彪告诉记者:“作为市里的一名政协委员,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我这点绵薄之力能影响到更多的人去关爱留守儿童,尤其是那些孤儿们,哪怕来自好心人的一句问候、一盒月饼、一根铅笔,我都要代表这些孩子们感谢大家。”

(于扬)



释恒彪与学生在一起。

轻轻的他走了 将光明留在世上

赤贫农民自愿捐献器官 靠手机“说”服家人

10月10日傍晚,曾向追平卧在床,眯眼望着窗外,神情安详。床前或立或站,围着10多位亲友。角落里忽然传来女人极度压抑的低泣,曾向追缓缓收回停在远处的目光,逐一凝视身边的亲人,看到妻子的眼泪,他轻轻摇头,示意节哀。几分钟后,他永远地阖上双眼,屋里随之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喊。

这个平凡的生命,在经历过无数贫苦和病痛,带着无限眷恋作别父母妻儿,御风而行,他才37岁。

这个不平凡的生命,在确诊肺癌晚期后,用3个月的时间“说”服家人,成为汕尾首位自愿捐献器官的人。他就是汕尾市海丰县赤坑镇石望村的特困农民,只读过3年书,不识多少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手术过后他早出晚归干活却不让父亲下田

2009年,在广州打工的曾向追罹患喉癌,接受肿瘤切除手术后,同时失去语言功能。因为那次手术,曾家成为村里的赤贫家庭。“花了十多万,除了亲戚朋友帮忙,还背了不少债。”曾小宇担任石望村村支书只有3个月,但已非常熟悉曾向追的家庭情况。向追回来后仍是家里的绝对劳力。“他父母都70多岁了,还有三个读书的孩子,三代人要靠他养活。”

生活艰难,但向追从无抱怨。村里人说,他干起活来像个年轻后生,早出晚归,脸上总带着笑。失语3年,向追靠一部不离身的手机与人交流。“一早去哪里?”村头阿伯笑吟吟地问,他马上摸出手机,迅速打出一行字递过去:“到镇上,给孩子买新文具”。

在儿女眼里,他是最和善的父亲,虽然自己只读过3年书,却执著期望三个孩子成龙成凤。再穷,孩子的开销都不会缩减,尤其

是学习用品,省下自己吃饭和吃药的钱,向追也要满足他们。

向追的孝顺有口皆碑。“父母到田里帮忙,他总是咿咿呀呀地劝回去,舍不得老人落力。”阿伯说。如果日子可以这样继续,曾家的幸福仍让人钦羡。但命运变数无常,今年3月,向追再次跌入病魔之手。

其实早在年初,他已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但怕家人担心,他未对任何人透露。熬了3个月后,向追的胸痛一天比一天严重,喘息也如芒刺穿肺。他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并预感到时日无多。“瞒不下去才告诉我们的,结果,是肺癌晚期……”向追的妹妹哭着说,3月中旬,哥哥拿着广州一家大医院的诊断书回来,悄悄跟自己说了要捐器官的想法。

不能说话

靠手机“说”服家人要捐器官

在海丰乡下,民风传统而保守。向追的决定首先遭到父母的反对,“完整来,完整走!身上的器官不能丢!”“没有眼睛,上天下地,看不到路!”曾爸爸的反对并未改变向追的决定,他默默拿出手机,一遍一遍地重复:“我走了,要留下有用的东西,继续活下去。”“在广州,很多人会捐器官,救需要的人。”……

手机上的角力持续了3个月,眼看拗不过“固执”的儿子,老人只能含泪默许。6月底,重病的向追委托妹妹前往海丰县红十字会,提出捐献器官的请求。

负责接待的是海丰县红十字会副秘书长李立文。他至今记得当日的情景。“向追应该做了很多工作,他妹妹明白器官捐献的意义,这在海丰,难能可贵。”李立文说,海丰红十字会自成立至今,只在两年前接受过一例器官捐赠,至少6位病患者因之受益。

“但那是车祸后,逝者的家属毅然捐献的。而向追,是汕尾市生前自愿捐献器官的第一人。”7月3日,李立文亲自来到石望村看望向追;7月5日,曾向追靠在病床上,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上签下了字。

一对角膜

已“活”在两位患者的眼中

向追想捐出可用的全部器官,但汕尾市中心血站经采血化验后,确认只能捐献眼角膜。“癌症晚期,靠止痛药维持,没有任何治疗,其他器官都损坏了。”李立文叹息说,在与向追接触的几个月里,曾向追不仅未提出任何要求,还数度通过手机“表白”,“我不要回报,家人也不需要政府关照,这样做,只想死后为社会做点贡献。”

“一个贫穷的农民……太让人震撼了!”

李立文说,按照规定,曾向追的家人可以得到2000元左右的补助,这项申请已提交审核,“钱很少,是对他精神的肯定,他的举动,开创了汕尾市人体器官捐献的全新一页,意义重大。”

10月10日傍晚,曾向追走完了短暂而光华的一生。当地彭湃纪念医院两名眼科医师在接到家属通知后赶到曾家,及时从逝者遗体上取下了眼角膜。当晚9时左右,深圳眼科医院主任医师、深圳爱心光明大使姚晓明博士连夜赶往海丰接收角膜,并在几日内将这对角膜先后移植在两名患者眼中,一名是74岁妇女,患大泡性角膜病变;另一位是84岁的男性,患角膜溃疡。术后效果很好。

对话曾向追

捐器官就是为了身上的东西留在世上“活着”

国庆期间,记者曾和石望村村支书曾小宇一起去探望过向追。当时向追已不能进食,全身瘦成皮包骨,躺在家里的沙发上,不



能自由活动,他老婆去镇里的卫生院拿止痛药,家里只有他妈妈一个人在照顾他。见到记者他显得很精神。

虽然不能用语言交流,但他还是听得到我们的讲话。对于记者提的几个问题,他艰难地用手机短信打了出来:

记者:汕尾这边的风俗,全尸观念很盛行,你怎么想到要捐献器官?

曾向追:想法就一个,我(希望)走后身上的东西留在世上活着。

记者:那为什么只捐眼角膜?

曾向追:刚开始要全部捐献全身器官,只可惜红十字会的人说我这种情况只有角膜能用。

题外话:由于当时他的身体已极为虚弱,记者不忍心与他多交流,很多情况通过他的亲属了解。向追的妈妈告诉记者,向追曾在广州的一家制衣厂工作了四五年,又来过广州做了两次手术,是受大城市包容、奉献精神的影响,才有这个想法的。

(据《新公益周刊》)